

湖北文藝報

絆 脚 石

林漫著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長華書庄中南總分店發行

古今文藝叢書

石 脚 絆

林 漫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書號：(中)0570

絆 脚 石

著 者 林 漫

編 者 中 南 文 學 藝 術 界
聯 合 會 籌 委 會

出 版 者 中 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 行 者 民 華 書 店 中 南 總 分 店

印 刷 者 志 新 印 書 館
(漢口大夾街291號)

1—5,000 (漢)
定價(甲)2,400元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長江文藝叢書

出版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為『長江文藝叢書』，以編選反映中南區人民（包括部隊）的生活與鬥爭之較好作品，兼選此處所能搜集到的反映其他各地的較好作品及有指導意義之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二、所謂『較好』作品，僅係就各時期中南區所出現的文藝作品之一般水平而言。編選標準應隨着中南區文藝運動的開展而變動，採選原則應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決定，並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具有較大意義之作品。

三、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報告、小說、詩歌、說書詞、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之文藝創作及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四、本叢書歡迎投稿，並希各地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及廣大讀者推薦合乎本叢書標準之作品，惟已出單行本之作品，本叢書即不再行編選。

目 錄

墳墓	(一)
絆腳石	(二)
淹水	(三)
湯梅枝	(四)

墳墓

一九四八年二月，廣西佬從浣水『掃蕩』到羅田，又從羅田『掃蕩』到和河南搭界的僧塔寺，蠻想吃了駐在那裏的劉鄧主力一個旅，可是那劉旅和廣西佬轉了個圈，不但沒被吃掉，反打散了敵人一個營。廣西佬不敢久停，只三天時間，就退回去了。四月，又來了一回『掃蕩』，這一次，第一因為劉鄧主力轉到河南打開封打鄭州去了，第二因為那一帶的土匪自衛隊陳新民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和廣西佬拉的硬是緊，因此『掃蕩』了十幾天，很殺了些人。

陳新民手下一個分隊長叫陳長武的，就正帶上廣西佬兩個營在僧塔寺一帶搜山。陳長武因為頸子長，人們起個外號叫陳長頸子。莫看他頸子長，人長得蠻俊氣，二十五歲，望去像個二十掛零的人，從小又讀過幾年私塾，雖然多半跟上別的學生打雀子看姑娘，因為人聰明，也讀了幾本論語孟子什麼的，又有一嘴好口才，再沒道理的事，經他一說，硬是天花亂墜，頭頭是道，因此很得女人們喜愛，他又是個玩慣女人的，走到那裏，那裏就有他的皮絆，數起來，屬他皮絆多，那個也趕不上他。

只是有一樣，陳長頸子心術最不好，憑着他外面光，在女人身上，就專門拆白揩油，從來沒扯過一尺布給她們。年上劉鄧大軍到大別山，他聽了陳新民的話，在陳新民手下當了一名土匪以後，就更蠻了。學會了用『通共匪』來嚇唬種田的敲錢用，學會了用北方話『操死你媽』來罵人，一句話不對揚起手就打；在貧農面前會講：『幹是幹，幹那邊的，心在這邊，翻了板，小心你的腦殼！』在富人面前會講：『要看好那些窮猴子，窮猴子變不了卦，解放軍北方人他們造不起反！』就這樣，陳長頸子能說會道，使狼發蠻，成了陳新民手下一個紅人，不消半年時間，就升了一個分隊長。

領上兩營廣西佬搜山，陳長頸子是人熟地熟，因此逢灣搜灣，逢洞搜洞。這時候，劉鄧主力已經轉到河南去了，縣區武裝也轉到麻城東邊去打土匪，哪裏搜到窩解放軍，不過是在種田的身上找麻煩。惡霸和他們早有聯絡，一個鼻子通氣，專門苦害窮人，不是說和解放軍說過話，就是說給解放軍出過糧，輕則打，重則殺；看到個走親戚的，也說是解放軍的探子，拉住活埋。到後來，連惡霸使用過的假貧農團員也殺起來，假貧農團員去求惡霸，惡霸翻臉不認賬。

陳長頸子在這中間很撈了一把，貧農不消說得，中農也向他求情說好話，請他高抬貴手，莫害到自己頭上。廣西佬爬山涉水，吃苦吃辣，本是想點好處的，一個個都好比來淘金的人，見衣服拿衣服，見傢俱拿傢俱，打這個灣子拿到那個灣子賣成錢，又打那個灣子拿……。看見好看些的女人姑娘，就像吃多了死人的狗一樣，眼睛都紅

了，幾個人撲上去，也不管女人叫呀罵呀，……陳長頸子在這一點上，看不起廣西佬，因為他走那裏搞那裏的現成的，用不着那樣撒蠻。

十幾天以後，廣西佬退走了，陳長頸子的好日子也過去了。分區武裝加上縣區武裝把滕家堡據點打開，兩連廣西佬都被消滅光了。解放軍的地方武裝時來時往。雖然解放軍不在，土匪還是橫行，可是解放軍一來，就逼他們跑立煌，鑽大山。

那一次，分區部隊駐在盧家畈，縣區武裝活動到僧塔寺，陳新民又帶上他的土匪，跑到天堂砦蹬起來。蹬了三天，解放軍還不走，陳長頸子他們蹬煩了，幾個分隊長就在陳長頸子皮絆王寡婦家打麻將散心。那個曉得陳長頸子手氣不好，連打連輸，輸得太多了，大家向他要錢，陳長頸子本是帶錢不多，拿不出那許多，就說：『欠着吧，我的錢都任下邊，下去再還你們！』有個分隊長說：『不欠，我們搞現錢，不興欠賬！』陳長頸子說：『又不是我不給，這裏窮山窮水哪裏撈錢，等下去給還不行！』又一個分隊長截住他的話，沒好聲氣的說：『你這一說共匪不走你這錢就不還了，這麼扯皮還能扯清！』陳長頸子一聽這話，心裏有氣，說：『怎麼算扯皮，你有本事去把共匪打走，一下去我立刻拿錢還你，你又沒這個本事，駐在城裏的兩營國軍，又光蹬着不出城，這又不是用口吹的！』

正吵的時候，恰好陳新民帶着兩個衛兵進來了。一進來，就像參加吵架一樣的大聲說：『怎麼樣，你們老看我們不行，也不看看共匪，共匪主力早被國軍趕過淮河

了，這裏幾個殘兵怕什麼，告訴你們，今天我接到城裏來信，白總司令已佈置好了，這幾個殘餘共匪已經像拉進網的魚，掉進甕的鼈，不出一月，要一網打盡，……你們不曉得我們白總司令是賽諸葛嗎？」陳新民蠻神氣的接着說：「你們忘記了剿匪總部發下的標語嗎？大別山是共匪的墳墓！共匪跑到大別山來，正是找到他們的墳墓了，長頸子，你字寫得蠻好，有閑工夫就去寫上幾條標語，不比在這裏吵嘴強？」

陳長頸子正想找個空躲開這筆賬，一聽這話，就趕快走出來，打發他分隊的人找了點石灰，借了枝大筆，在祠堂磚牆上把「大別山是共匪的墳墓」幾個字寫起來。

他分隊的人說：「到底分隊長是讀書人，這幾個字寫得好漂亮！」陳長頸子一邊寫，他們一邊讚美，有的說：「這個句子編得也不錯，虧得想出來。」有的說：「分隊長真是文武全才，墳墓兩個字寫得特別漂亮。」陳長頸子一高興，就在他們中隊駐的這個上灣所有的牆上都寫上這一句話。

一個月以後，大別山的解放軍並沒有被白崇禧一網打盡，反是白崇禧着了慌，淮海戰役，蔣介石剩下的精銳消滅得一乾二淨，把廣西佬七軍、四十八軍都調走了。陳新民這一把土匪也調到羅田城裏，編成一個什麼支隊，守縣城去了。

這以後，天天吵着大軍南下，要過長江。果然不出三個月，大別山上又擁滿了解放軍。隊新民他們那裏能在羅田城裏蹬，悄悄的跑出城，帶上他手下的土匪，又回到僧塔寺一帶。

開頭，陳新民確實慌不過，他想：這如何得了，這麼多的解放大軍，我們到那裏藏身！可是一曉得立煌還在他們手裏，並且有一個他們的專員在那裏招兵買馬，大有名堂，才把心定了一下。後來聽說立煌又到了一個白崇禧的高級參議，叫汪憲，當了『鄂豫皖人民自衛軍』的總司令；不久，還給他來了一封信，說蔣總裁的第二戰線妙不過，美國快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打起來，只消熬個三月半載，國軍就要反攻，共產黨就要失敗；信裏還筒着一道命令，加封陳新民當十一支隊司令。陳新民也確實看到解放軍都進了城，大軍過長江南下，鄉下反倒安靜無事，心想自己白慌了一陣，看來共產黨沒什麼來頭，就加官封爵，擴大人馬，大大的鬧了一陣。

最走運的還算陳長頸子，他是陳新民手下的紅人，陳新民一當支隊司令，他就升成營長了。惡霸土棍給他送禮慶賀，擺了三天酒席，還唱了一天花鼓戲，很熱鬧了一陣。他的皮絆也格外巴結獻媚，離遠一些的皮絆還寫信捎話，求他照顧。他的好日子又來了。

可是這回好日子也不長。陰曆六月底，天氣正熱得人身上冒火，不知打那裏一下來了好多解放軍，這多解放軍並不是路過南下，反往北逼趕他們。他們那敢招架，就往北跑立煌，趕到立煌邊上，却從北邊趕過一支隊伍，一打聽，才知道是第二支隊司令岳葫蘆帶着百把人。原來解放軍已經打開了立煌縣城，來勢太猛，他們一下被打散，汪憲他們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第二天，陳新民收到汪憲派人化裝送來的一封信，信裏說：美國日本都已出兵，蔣總裁任五國反共總司令，岡村寧次任副司令，二十萬國際義勇軍從台灣出動了，武漢炸成一片焦土，十萬大軍要向鄂豫皖挺進。末了特別着重的寫着：我們在大別山若再熬一下，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我們的好日子就來了。

陳新民接到信，心裏蠻高興，就下命令集合隊伍訓話。一集合，望去人不多，一問，才曉得幾天時間，跑了百把人，陳新民破口就罵：『狗雜種們，得勢的時候都來了，稍微苦一點就跑，看你們將來能好，趕回去捉住了，槍斃還算優待你們！』接着又指陳長頸子他們幾個營長罵：『你們是吃屎的，看着跑，你們一天光吃屎！』有一個營長說：『你不曉得，司令！謠言太多，隊伍裏盡流傳着共軍的謠言，什麼捉住的都放了，帶槍跑過去還有賞……』陳新民沒等聽完，截住說：『謠言太多，你們是吃屎的，你們不給他們講講話！』

陳新民一邊罵，一邊跳上一塊石頭，大聲喊着向他的隊伍講起話來：『你們不相信蔣總裁嗎！蔣總裁當了反共總司令，正帶着二十萬國際義勇軍從台灣打出來了，……』他照汪憲信裏寫的添枝添葉的吹了一道，又講：『共產黨在大別山熬了二十年，我們就不能熬嗎？我們用不了二十年，連二年也用不了，只消三月兩月，蔣總裁白總司令就打過來了。你們說是不是？』

下邊應了一聲『是』，可是無精打采，蠻沒精神。陳新民正要跳起來罵，忽然聽

見西邊山頭上吧吧打了兩槍，緊接東邊也響起來了機關槍。一個哨兵飛速的跑過來，口裏『好不好』叫了兩句。陳新民也顧不上細問，向站在旁邊的一個孫營長說：『老孫，你去掩護住東邊！』又向陳長頸子說：『陳長頸子，把西邊堵住！』說完，也顧不上管隊伍，帶上他的衛兵朝北就跑。

這裏陳長頸子剛帶上他的人要上西山頭，就看見西山頭上湧下來數不清的解放軍。他指揮跟前幾個人爬倒放了幾槍，解放軍也不爬倒，也不打槍，口裏喊着『交槍不殺』，一氣撲過來。陳長頸子雖然經過幾次仗火，可沒見過這聲勢，駭糊了，調轉膀子就跑，一個望不到二十歲的解放軍，餓虎撲狼一樣撲到他跟前，不是他腿子長得長，差點給捉了活的。

直到快天黑，陳長頸子才帶着十幾個人，找到陳新民。陳新民跟前也只剩二三十人了。

一路上滿是新寫上的標語：『肅清殘匪，爲民除害！』『土匪要趕快回頭，改過自新，立功贖罪！』陳長頸子也顧不上看字好字壞，腿發軟，眼冒火；又碰上陳新民特別愛發脾氣，遇點小事，就罵衛兵。

那個灣子也不好停，老百姓都躲了。碰到個認識的，一問情況，總是皺起眉頭說：『不好搞，緊得很，解放軍來回掃，一天好幾道。』

陳長頸子看機會就對陳新民說：『我看這回難鬧，司令，我們還是想個什麼法

子，這幾十個人，空着肚子，光走路就成問題，那怕碰上幾個解放軍，我看也是碰不得。』陳新民反問：『你說想什麼法子？』陳長頸子說：『還是以前的法子，先插起槍來，等風頭一過再說，或者：：』陳新民問：『或者什麼？』陳長頸子說：『或者投降了算了，聽說去投降也不見得殺。』

陳新民一聽這話，雙腳跳起來說：『你想得真好，混賬！你想賣我，你對我講這種話。』陳長頸子說：『不是，司令，我哪是要投降？我說還是先插起槍，等風頭過去再說。』陳新民說：『先插槍是要得，不過人不離槍，不能丟了槍，那個丟了槍那個賠。』陳長頸子口裏答應『是是』，也不知道講什麼好。

陳新民忽然又像瘋子一樣的轉了幾個轉身，吵架一樣的叫起來：『你怎麼想到投降，你腦殼裏長了什麼東西，你叫我敲下你腦殼來看看！』陳長頸子心裏話：你還兇什麼，你如今還不是和我一樣。不過他面子上還蠻恭敬的說：『司令，你莫生氣，身體要緊，莫就誤了大事。』

還沒搞出個眉目，迎面山頭又響起槍，跟前幾十個人嘩的一下，都跑散了。陳長頸子也顧不了別人，調轉膀子就跑，乘着天黑，他從半山坡上，連滑帶滾，滾到山底下一座松樹林裏躲起來。山上到處叫喊，探出頭一望，半個山上火把穿來穿去。

陳長頸子一想不好，摩了摩腿子，乘天黑又走出來，連夜奔天堂岩。

趕到楊家廟，天已大亮，沒法子就躲在一個小灣子裏，和老板死纏活纏，換了一

身便衣，吃了一頓飯。老板說：『你們來，我也沒得法子，可是這裏離大路不遠，解放軍這兩天來來往往，有個好歹你可莫怨我！』陳長頸子曉得這地方不行，到天黑，又奔天堂砦。

一天半夜到了天堂砦，陳長頸子跑到上灣王寡婦家裏，要王寡婦藏他。王寡婦說：『你常來住這灣子的，你曉得哪裏有個好躲處嘛！』

陳長頸子把臉一沉說：『原來你是個沒良心的傢伙，你不念過去的好，我也看的淡，只是你以爲我們真不行了嗎？你要看遠一點，你給我想辦法，日後也有你的好處，你現在翻了臉呀，將來叫你吃不了的！』

王寡婦笑了笑，湊近陳長頸子說：『你莫嚇唬人，陳營長！如今世道不一樣了，你還不曉得我們這一帶解放軍擺滿了，他們一見老百姓就講：收拾不完土匪，我們就不走，叫我們老百姓可有個什麼辦法！』

陳長頸子不耐煩的說：『你們莫聽他們胡扯，不出三個月，國軍就打過來了。』王寡婦還是笑着說：『三個月時間可太長了，陳營長，你聽說汪憲被捉到立煌城裏去了嗎？』

陳長頸子聽了，大吃一驚，急忙問：『汪憲捉去了，真的嗎？』

王寡婦點了點頭，沒說話。陳長頸子心裏焦急，像有火要從口裏噴出來，轉了轉他的長頸子說：『不管什麼，你先給我點東西吃，吃了東西找個藏處，你那豬棚也可

以，證過幾天再看，我不信解放軍一輩子不走！」

吃了飯，真的躲到豬棚去了。黑夜還好些，白天時不時聽到解放軍來搜山。陳長頸子一聽到，就把頭一縮，暗自想：操死他媽，去年廣西佬搜山，哪有這麼仔細的。這麼過了兩天，第三天，王寡婦又來了，陳長頸子以爲送飯來了，伸手去接，可是王寡婦手裏空空的，只聽她說：『陳營長：事情是沒什麼，我也爲了你的好處，解放軍對你們人都寬大……』

陳長頸子正要罵出來，忽見從下面上來兩個拿槍的解放軍。陳長頸子腦殼一下大起來要脹破，可是，像誰使起他，雙膝一跪，口裏叫着：『饒命！饒命！』

解放軍走攏來，問：『有槍沒有？』王寡婦說：『槍本是沒得。』一個解放軍說：『起來走，看鬆的，有什麼怕的！』

陳長頸子伸着長頸子，一拐一跛的走下來。好幾天沒見陽光，秋天的太陽照得他眼花。走過祠堂，才看到他寫的『大別山是共匪的墳墓』還好好的爬在磚牆上，只是共字不曉得被那個用灰擦掉了。

陳長頸子臉一下變得更灰了，牙齒把下嘴唇咬出了血。後面的王寡婦指着磚牆說：『看！陳營長，你寫的字還好好的！蠻好看！』

絆脚石

楊家山有個貧農叫楊三財，解放大軍過長江那陣子他蠻高興，可是過了幾個月，他的一團高興又飛散了。

那個當了農會主席的楊黑寶却一天比一天起勁，既然當了農會主席，官位就要大一點，比起他過去當保丁有權勢，因此碰上催糧派伕，黑寶自己跑動就少了，常打發農會跑腿的去搞。

那時節，正趕徵糧，農會跑腿的常發來叫三財，說農會主席叫他。三財說：『我一不短糧，二不欠款，叫我做什麼？』提起徵糧，楊三財就有氣，國民黨在這裏的時候，三財按一畝半出糧，如今成立了農會，黑寶當了主席，反要他按二畝出糧，他把解放軍剛過江那時節挑挑子賺來的兩塊光洋貼上，才繳完糧。

常發笑了笑說：『農會主席叫你，總有公事，不短糧不欠款就沒事了？』

三財氣是心裏氣，農會主席的公事可不敢違抗。到了祠堂（過去保公所在祠堂辦公事，現在農會辦公事也在祠堂裏），三財看見

黑寶正跟周克荒說話。周克荒是城裏人，還不到二十歲，在漢口讀書，高中沒畢業就參加工作隊來搞徵糧工作。

黑寶一看到三財，就說：『三財，你……』說到這裏，又轉向周克荒說：『周同志，今夜就住在這裏，工作上還可以多指示我們一些。』周克荒說：『不了，主席，你曉得工作隊人太少，分我一個人跑兩個保，你們這個保，靠你們農會，搞得蠻好，汪流冲那個保的農會沒搞起來，靠保長，公糧差得遠哩，少不了我整天守着催。』

黑寶說：『我們這裏用不着周同志操心，只要周同志指示下來，我們就照辦。』話說完，周克荒站起來要走，黑寶就說：『既然周同志公事忙，我也不便再留。……三財，你去送周同志一下！』

周克荒說：『上十里路，還送個什麼！』黑寶說：『兩個人總比一個人那個些，天快黑了，再說周同志又不常來，……』

黑寶說到這裏，忽然又想起了什麼，轉過來對周克荒說：『周同志，你不說要看看我們收的糧嗎？滿是好糧！』

三財跟上到倉房裏，倉房就在祠堂後面一間屋裏。過去國民黨在時，保裏收糧都裝在這個倉裏，這兩年因為解放軍南下到大別山，怕不保險，有糧往城裏送，這裏就不裝了。如今解放了，那倉房裏才又裝起糧食來。

倉裏堆得滿滿的白米，一粒一粒白得要照花眼睛，三財曉得他的三斗二升米也堆